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回 新婚夕奪被俏郎郎 好春宵入幃憐小妹

卻說寶珠見房裡沒人了，倒不好意思，便和婉香一牀兒去睡，因把花燭上的燭花，夾短了些，又把鏡袱子整整好，看鐘已指在三下，料想免不過，便慢慢的寬去衣服，入幃去。見婉香把被蒙了臉兒，睡在外牀，因低聲道：「姐姐睡裡牀去。」婉香不理，寶珠又軟軟地說了一遍，婉香仍不理，寶珠只得睡到裡牀去。不道那和合被兒，是瑣套兒式折的，中間隔煞了。寶珠挨近去喚他，婉香仍不理，寶珠笑道：「怎麼咱們反生疏了。」便一手想去把被窩兒打通了，婉香早裹得嚴嚴密密，哪裡打得通。寶珠見他這樣，自己倒覺不好意思起來，又怕婉香惱他，便不敢再動。婉香卻耽著心事，怕他用強，直等寶珠睡熟了，才放下一半心，因趁此朦朧一會。寶珠略耳忽一耳忽醒來，見枕上沒有了婉香，聽牀後微微的有踢腳鈴的響聲，知道婉香有事去的，便趁此把被窩兒打通了，自己睡到外牀來。又怕婉香生氣不睡了，便又退到裡牀去等著，聽鈴兒的響聲近來了，偷眼看時，見婉香只穿著一件大紅白繡小緊身襖子，走進牀幃兒，向牀沿上坐了，把那一點兒的大紅鞋子褪了，露出玉筍似的一對纖不盈握的小腳。套上睡鞋兒，見他襖兒也是白繡大紅的，揭著被，和衣睡了進來。見寶珠已把被打通了，便一轉身走下地去。寶珠忙去扯他，婉香一手甩脫了出去，寶珠漲紅了臉，因也走下地來陪笑道：「姊姊你不生氣，我仍把被兒鋪好了吧。」婉香因嘆道：「你不容我睡，我便不睡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哪裡不容姐姐睡，我失手把被打通了，我仍去鋪好吧。」婉香道：「我不睡了。」寶珠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，不和我鬥氣，我從此刻起，睡著不動一動兒。」說著來扯婉香的手，婉香甩脫了。寶珠又央告著，婉香氣惱起來，寶珠沒了法，只得和他廝對兒坐了一刻。見婉香不惱了，他又挨肩兒來坐，婉香把他一手推開，向裡牀睡去，聽寶珠一個兒在那裡哭了起來道：「我好好的一個姊姊，把他們這樣一來，到弄的不和我好了，我早知道做了親，要不和我好的，我便該一輩子不做這個勞什子的親呢？」說著便嗚嗚咽咽的哭得真傷心了。婉香過意不去，因一手掀起帳子，輕輕的喚道：「你不睡，坐著哭什麼來，叫人聽見，不是笑話嗎？」寶珠走近來，向牀沿坐下道：「我怕我為你沒哭死。」婉香忙掩住他的嘴道：「今兒幾時，你又這樣講起來。」寶珠接著道：「你瞧你，這塊帕子我早哭的這個樣子。」婉香接來手裡看，見滿帕子都是淚痕斑斕錯雜的，也認不出點子來。因把自己的帕子，也給寶珠道：「你瞧，你這個可有我這個樣。」寶珠一看，見不是淚痕，竟是一斑一斑的血漬暈兒，大驚道：「嚇姐姐，你為我到這個地步，倘沒有今日這一日，咱們兩個不知早做了什麼了。」婉香眼圈一紅，又滾下淚來。寶珠忙勸住了，兩人便一被兒睡下，朦朧一會，便天明了。兩人在枕上，互相問了些別後苦況，看玻璃窗上的幃子，已是透亮，又怕人笑，便相扶著坐起，原是和衣睡的，便揭去被兒，兩人挨肩兒坐在牀沿上。把帳幃掀起，兩人臉對臉的呆看了一會，各嫣然一笑，紅了臉，低下頭去。寶珠順手把他的睡鞋兒拿在掌上，珍玩了一回，婉香撇手搶去，丟在裡牀。寶珠笑道：「好便給我看看，我今兒才能擎在手裡，可知我前兒為這個，還吃長煙的冤枉呢。」婉香沒知道那節兒事，因問道：「怎麼？」寶珠把前事講了一遍，婉香也覺好笑，兩人親愛了一會，便同走下地來。寶珠忙拿一件大紅襖子，給他穿上，自己披了衫兒，互替鈕了釦子，並肩兒向鏡屏上一照，各紅了臉。婉香略站開些，見自己的眉兒濃了些，還覺油潤了些，兩鬢鬆了下來，用指尖兒挑上了看，寶珠和自己剛一樣長，臉兒也差不多白，只寶珠較自己豐滿些，端詳一會，就離開了。寶珠去開了房門，春妍和長煙進來，便向兩人稱喜，兩人一齊漲紅了臉，婉香先正了顏色，噴了春妍一眼，春妍含笑低下頭去。一時海棠、晴煙，送兩盞參湯上來，也口稱恭喜，寶珠便向妝台側首坐下，笑春端一盆臉水上來，送與婉香，因向寶珠道：「請爺那邊梳洗去！」寶珠一扭頭道：「我要在這裡呢！」笑春一笑，婉香卻不動聲色，慢慢的揭去鏡套，洗了把臉，也不施脂粉，漱了口，把水唾在臉盆裡。寶珠看他越美好了，心癢癢的，恨不把他一口水吞下肚去。笑春待把臉盆拿去，寶珠按住道：「我便這個洗洗罷了。」婉香回睜道：「有漱口水唾在裡面了，西贊呢，換一盆去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妨什麼，我只當攪和了香水呢。」大家一笑，婉香紅了臉，寶珠便自洗了臉，又把指爪浸浸軟。因向婉香道：「姊姊你瞧，咱們三年不見，我這指爪便長了這許多，你那個呢。」婉香也把指爪給他瞧，寶珠比著，卻正和自己的一樣長，因笑一笑，見他那手兒小的可憐，便握一握。婉香不好意思起來，寶珠放下手，便把婉香剩下的半口水，拿來漱了口，也唾在臉盆子裡，愛兒捧了出去，又送上兩盞燕窩來，兩人吃了。寶珠便坐著看春妍替婉香梳頭，只目不轉睛的看，梳好了，因笑道：「我也會梳了，姐姐，明兒我替你梳。」婉香不語，一時婉香梳洗已畢，春妍和笑春兩個，替他戴上宮翹，兩邊墜著兩大掛紅須兒，額上插戴了西施珠條兒，鬢邊加一對步搖宮花，便覺儀態萬方，又穿上大紅繡蟒的大衣，罩上霞佩，披了雲肩，腰間寬寬的圍了玉帶，儼然是一位宮主的樣兒，寶珠得意的很，自己便也梳了頭，戴上束髮紫金冠，綴一顆冬珠，是御賜的。穿了大紅金繡金蟒花衣，圍了玉帶，罩上排穗箭袖，墜了玉蝴蝶兒的頂圈兒，站起來向鏡屏裡一照，自己恰配婉香這副模樣。剛心裡歡喜，外面海棠報說，軟小姐和蕊小姐來，給爺和小姐請安。婉香早說不敢，起來和寶珠迎出去，見軟玉也戴著宮翹，耳邊墜著兩穗玫瑰紫的須兒，穿一件紫色團鶴的宮衣，下面拖著宮裙，佩著繡金玲鐺。蕊珠也是西施宮翹，墜兩穗粉紅須兒，穿一件粉紅團鶴宮衣。三人站在一塊兒，和天人似的，也分不出妍媸來。婉香看他們這樣裝束，便覺自己俗了，因都是宮裡賜的服色，不敢換得，也便只得隨和過去。四人各問了安，便同到南正院來，見幾個姐妹早在。柳夫人穿一件一品團鶴衣在炕上坐著，下面椅上便是藕香、眉仙、瘦春、浣花、寶兒五人，寶珠便同婉香、軟玉、蕊珠並肩立了，一齊請了柳夫人的安，又向各人問好。柳夫人便叫往東正院請安去。寶珠等四人去了，柳夫人笑向眾人道：「婉兒這樣裝束，倒越好看了，更像富麗得很，臉龐兒也豐滿了些，和牡丹花兒似的，軟兒和蕊兒也這樣打扮好看，我當他們都做仙子看呢。」大家都笑起來，說果然體面，早外面一派笑聲。見漱芳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，送著寶珠和婉香四人進來，漱芳等五人，先請了柳夫人安，又向藕香等問好，五人便挨肩兒坐下，柳夫人炕邊早有丫頭們把四張交椅，分左右兩邊打開，恰寶珠和軟玉坐在左首，婉香和蕊珠坐在右首，下面兩行椅上，左首一排是藕香等五人，右首一排是漱芳等五人，早坐的筆畫四清。忽報袁夫人來了，大家都站起，柳夫人下炕迎著。見袁夫人也穿一件團鶴衣，額上綴一顆明珠，神氣儼然，和柳夫人一炕坐下，十六個大丫頭，兩行兒分送上蓮子茶來，各人接了一盞，齊向兩夫人稱賜，各飲了一口，丫頭們接了去，又送上一道燕窩來，眾人也吃了，才換了清茶上來，向各人面前幾上擺下，兩府大小丫頭，多分班上來叩喜，接著又是老婆子和有職事的老媽們叩喜，又是兩府的管家小廝們，多在南正院中門口，遠遠地叩頭道喜，笑春、長煙和墨香、書芬早各去自己院子裡，帶了許多小丫頭，各捧緞盒，裡面承設繡貨，每房四架緞盒，共四十架緞盒，輪流上來，送柳夫人過目，都捧了出去，交給管事的婆子，分頭賞給丫頭去。又每房兩個丫頭，托一盤元寶，遮著大紅繡狀，也一齊交給內總管張壽家的，交外總管給兩府管家小廝們去。一時丫頭們回說，東府老爺賜宴，在東花園晚春堂裡，袁夫人、柳夫人和眾人，一齊站起來應著，各丫頭各攙扶了主人，逕到晚春堂。見正中八字式設著三席，下面兩字排下十四席，見秦文、秦珍、秦瓊早在兩邊，接著互相請安問好。秦文自己便坐了正中一席，秦珍、秦瓊兩側侍坐，袁夫人、柳夫人，便左右各據一席，寶珠夫婦四人一齊向上謝賜，才分頭各據一席坐下。左首一排七席，是寶珠、軟玉、眉仙、浣花、漱芳、麗雲、茜雲，右首七人，是婉香、蕊珠、瘦春、藕香、美雲、綺雲、寶兒，各各坐定。秦文便派玉梅、步蓮、金荷、素菊四人，執壺下來斟酒，各姐妹都站起來，飲了一樽，中間本來極寬闊，已鋪下紅氈毯，一班春聲館的女戲子，上來扮演利吉的戲劇，下午席散。晚間又是袁夫人在東正院賜宴，兩夫人兩席，藕香、漱芳、茜雲側侍了。寶珠一席，秦珍、秦瓊陪了。婉香一席，眉仙、浣花陪了。軟玉一席，瘦春、美雲陪了。蕊珠一席，麗雲、綺雲陪了。笙簫鼓樂的，直鬧到二更才散。這晚，柳夫人便派了秦珍、藕香和秦瓊、漱芳兩對兒，把寶珠送往軟玉房裡去，也和昨夜那樣，撒喜果，吃歸房宴，席次是寶珠、軟玉並坐，秦珍、秦瓊和藕香、漱芳對坐，傳杯遞盞的，早把個寶珠弄醉了，大家笑著散了。

寶珠伏侍軟玉睡下，替掩了房門出去，寶珠早倚著醉，一擱碌爬上牀去睡了。次日是三朝，又是賀客盈門，裡外開宴，東花園讓了男客坐席，西花園延接了女客，兩處開鑼演戲，好不熱鬧，外面那些閒人，多想看戲，哄哄鬧鬧的，險些兒把個秦府大門擠破

了，那些武弁親兵，便也彈壓不住，回了秦文。便另傳一班戲班，在甬道上搭台，唱起戲來，給那些閒人看，才不鬧了。這晚直鬧到三更後才靜，仍是秦珍、秦瓊兩夫婦送房，把寶珠送了蕊珠房裡，勸宴一會，各自散訖。

蕊珠卻已醉了，斜靠在妝台上，他丫頭筆花，給他解衣，他害羞，把筆花推開了。寶珠笑說：「隨他吧，你去。」筆花笑著去了。寶珠挨近身來，叫聲妹妹，蕊珠臊紅了臉，低下粉頸，寶珠臉貼臉兒的問道：「醉了嗎？咱們睡吧。」蕊珠羞的了不得，寶珠便替他解衣，扶他起來，蕊珠軟靠在寶珠身上，寶珠溫存緩款的，推他入幃，蕊珠被酒暈了，動彈不得，早被寶珠摟在懷裡，交頸睡了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好酒最宜微醉後，美人須看半羞時。